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梨魂 第二十八章 斷腸

墨痕慘淡，語意酸辛。此一幅斷腸遺稿，字字皆血淚鑄成。筠倩閱之，乃恍然於梨娘之所以死，初不料貞潔如梨嫂，亦有此放佚之行也。既而歎曰：「韶華未老，歡愛已乖，蓮性雖馴，藕絲難殺，深閨寂處，傷如之何？名士坎坷，佳人偃蹇，相逢遲暮，未免情牽，此不足為梨嫂病也。況乎兩下飄零，相憐同命，一身乾淨，未染點污。雖涉非分之譏，要異懷春之女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，感以心不以形跡。還珠有淚，贈■無心。其癡情可憫，其毅力足嘉，彼司馬、文君應含羞千古矣。惜乎設想癡時，忽生幻想，癡情深處，未脫欲情。太空無物，著來幾點浮雲；底事幹卿，吹皺一池春水。地老天荒，已癡矢來生之願；桃僵李代，欲強全今世之緣。而餘也，以了無關係之身，為他人愛情之代價，以姻緣簿作如意珠，此實用情之過，亦不思之甚矣。雖然，嫂固愛我者也，因愛我而發生此事，因愛我而成就此緣，其心可諒，而其情尤可感也。卒也逆知事無結局，先自殺以明志，我未為人作嫁，人已由我而死。在彼則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恨；在我則失其所愛，能不傷心。痛哉梨嫂，真教人感恨俱難矣。嫂乎，汝為我而棄其生命，我安忍賣嫂以求幸福？休矣，我何惜此薄命微軀，而不為愛我者殉耶？」感念至此，寸寸柔腸，如著利剪，不覺撫棺大慟，一聲「愛嫂」淚若縷縷。嗟乎，筠倩之心傷，筠倩之命短矣。風雪天寒，棠梨花死。這番青鳥使，化作白衣人。夢霞、夢霞，得此可驚、可痛之慘耗，其將何以為情耶？方其得梨娘書也，知其病、知其病且危，而苦不能行，尤苦不能答。耐來幾日工夫，鬱住一腔心事，猶冀東皇，偶發慈悲，護持此瘦弱之花魂，不令其遽被東風吹斷。而孰意紅顏老去，竟不及待到春殘。驚心觸目之死耗，及與病者之手書，繼續而呈於癡望者之眼簾。

節屆元辰，人多喜氣。夢霞方與家人骨肉，食歡喜團圓，而一幅素箋突然飛至，無邊哀痛乃即以元旦日為開始之期。夢霞訂婚後，嘗陳梨娘之賢于家人，今聞其死，無不扼腕歎惜，老母心慈，亦賠下幾點眼淚。夢霞此時，驚與痛均達至極點，幾疑身入夢境，非復人間。人受劇烈之痛苦，而可以言、可以哭，則其痛苦因能泄，即能漸減。若所受者為無名之痛苦，既不能言，又不能哭，激刺於外，鬱結於中。有恨自飲，有淚自咽，痛心疾首，莫可名言，則其痛苦終不能泄，遂終不能減。其最後之痛苦，則或病或痛，其次者，或成癩癩之疾，或作逃禪之想，終身不能回覆其有生之樂趣。如夢霞者，即其人矣。

一聲去了，咽住喉嚨，欲放聲一慟，則恐家人生疑。而目瞪口呆，鼻酸心刺，並人世間無盡之歡娛，亦不能償此時夢霞一刻之痛苦。淚潮有信，若相候於兩眶間，欲強自遏制，而一霎時推波助瀾，不知不覺間已泛濫於目眶之外。良久，歎息語家人曰：「餘非痛死者，痛生者耳。六旬衰老，痛抱喪明，僅此遺孳，尚不能承歡終老。孫未成人女未嫁，哀哀菀獨，極人世之慘境矣。」繼請於母，欲親往弔奠。母曰：「崔家舊屬葭莩，今又新聯秦晉，遭斯慘變，苦煞老翁矣。兒欲往唁，禮也，餘何阻焉？」乃草草具賻儀，覓舟子，詰朝遂行。

片帆無恙，前路已非。一葉扁舟，又載征人遠去；兩行別淚，竟隨江水長流。痛哉此行，如登鬼域。此七八十里之水程，在夢霞不啻以冥冥之泉路視之矣。使前日聞病即往，則藥煙淚雨之中，猶及見伊人一而，今何及矣！然而罡風孽雨，苦摧短命之花；三島十洲，難覓返魂之藥。相見更難乎為別，目睹尤慘於耳聞。我且以不及見梨娘之死，為夢霞幸也。所痛者，相知未及一年，此恨遽成千古。梨娘為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知心之人，則梨娘之死，實為夢霞有生以來第一痛心之事。而意中好事，方期秋月重圓；劫後餘花，不道春風再肅。病不知其由，死不在其側，殮不憑其棺，天公作惡，刻扣良緣，平時會少離多，並此最後之死別，亦故斬之而不與，此尤為痛之不可解者。而今日者，煙波一棹，不為問津之漁郎，翻作登門之弔客。俯聽江流，幾聲嗚咽；舉頭天際，一色杳茫。水復山重，化作愁城恨海。而江花汀草，點綴閒情，鷗漁港磯，別饒野趣。一路江春早景，大足以娛行客，在夢霞視之，則形形色色，皆組織愁絲之資料，招徠愁魔之媒介也。

人來前度，魂斷當年。夢霞之泛棹蓉湖，今日為第四次矣。今番意興，大異從前，恨與時積，情隨境遷。昔日之行，無殊身到桃源，步步趨入佳境；今日之行，恰是身臨蒿里，行行漸近愁關。故昔日之行，惟恐其遲；今日之行，則惟恐其速。可恨江神不解事，今朝偏助一帆風，僅半日許而數十里之長途，瞥然過去。人世間有一無二，至慘至痛之境，已黯然呈於夢霞之前矣。

野渡無人，衡門在望，有一物焉，隨風飄揚於屋角簷梢，翩躚作態。遠望之，疑為白蝴蝶之飛舞，又如酒家招客之青簾。此何物耶？此非喪家之標識耶？而謂夢霞之眼簾能容此物耶？睹此一尺布幡，而夢霞之心旌亦隨之而搖曳，飄飄蕩蕩，靡所底止。噫，此種境地，是人間而非人間，至此地者，殆皆尋死趣而來，其去人世間固已遠矣。

舟無恙，客無恙，岸上之人家無恙。天台耶，蓬島耶，作客於此，遇仙於此，辟詩界於此，營情窟於此。曾日月之幾何，而歡喜事去，煩惱事生，愁雲慘霧，籠罩一村矣。離恨天耶，相思地耶，茫茫一塊土，生離於此。死別於此。幾番悲慘之活劇，於是開場，亦於是收場焉。彼鼓棹而來者，雖非此地之主人翁，而不得謂為與此地無緣，然亦不得謂為與此地有緣。謂為無緣，胡為以並無關連之人，忽焉而萍飄絮蕩，偶到是鄉，羈留於此者一年，醉吟於此者一年？謂為有緣，則何以此一年之中，所遇者皆失意之人，所歷者皆傷心之境。過去之情懷，未來之幸福，一至此皆消歸烏有，而維戀戀於現在之悲歡離合？戴奈何天，唱懊儂曲，迷迷惘惘，了而不了。以一年最短促之時期，乃有此一段至複雜之情史。南國青年，竟做了潯陽白傅；月底西廂，忽變了夢裡南柯。然則斯地也，乃情天之幻境耳。入幻境者，無不為幻境所述，身心俱為幻境所束縛。迨至參透個中幻象，欲跳出幻境範圍，而軀軀雖存，靈魂已死。一生事業，強半蹉跎，猶不如飄流荒島者，處萬死一生之境，終有一線不絕之希望也。夢霞來此，在今日為末次，此後將與此地長別。問迷津而來，航恨海而去，夢霞無恙，而平昔之氣概之抱負，已悉為情魔攘奪而無餘。惜哉此人，其將長此終古乎？雖然夢霞多情人，實至情人也。天下惟至情人，必不輕殉私情，則夢霞之結果，或尚有驚人之舉在。

夢霞之來也，距梨娘之死，僅二日耳。此二日之距離，以時計之，不過四十八小時。年華之遞嬗不常，人事之變遷太速，此四十八小時中時已隔歲，人且隔世矣。似此門庭冷落，家室飄搖，路人見之亦增切怛，矧當斯境者，為個中人乎？為多情之夢霞乎？叩門則雙扉虛掩，牆邊之睡犬不聞；蒞庭則四顧無人，枝上之棲鴉並起。淒涼狀況，觸目何堪？足為之軟，而步為之蹇矣。登堂則老翁相見，揮淚而訴病情；入室則稚子含悲，伏地而迎弔客。夢霞此時，難以慰己，而轉以慰人，無以弔生，更何以弔死？斟幾滴無情之酒，淚味含酸；■一炷斷頭之香，心灰寸死。餘藥猶存，案上之銅爐未熄；倩魂不返，棺中之玉骨已寒。死者長已矣，生者將何以為情？恨事太無端，後事更不堪設想。淚世界非長生國，歸來歸來兮，此間不可以久留，然夢霞猶未忍掉頭竟去也。